

華麗島的冒險

王德風・黃英哲／主編
垂水千惠・楊智景／編選顧問

涂翠花・蔡建鑫／翻譯

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故事

在那帝國疆域的南方，台灣是「內地」自我放逐者的棄地，也是有志打天下者的機會之島。是欲望投閒置散的淵藪，也是欲望繁殖糾葛的溫床。是殖民資本主義次等生產的工廠，也是衝破階級樊籬、改造社會關係的試驗所。因為台灣，日本作家得以重新審視「內地」，以及內心，變動不居的風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故事/ 王德威、
黃英哲主編；涂翠花、蔡建鑫翻譯。-- 初版。-- 臺北市：
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0.01
面：公分。-- (麥田文學；232)

ISBN 978-986-173-604-4(平裝)

861.57

98024811

麥田文學 232

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故事

主編 王德威 黃英哲
編選顧問 垂水千惠 楊智景
譯者 涂翠花 蔡建鑫
責任編輯 吳惠貞 鍾平

副總編輯 林秀梅
總經理 陳蕙慧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886)2-2500-7696 傳真：(886)2-2500-1966
E-mail：bwps.service@cite.com.tw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麥田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 / 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封面設計 羅心梅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2010年1月1日初版一刷

Printed in Taiwan

售價：NT\$34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978-986-173-604-4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華麗島的冒險

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

垂水千惠・楊智景／編選顧問
涂翠花・蔡建鑫／翻譯

目次

序 王德威——005

(以作品發表年代先後為順序)

和影像對話 鈴木彥次郎／涂翠花譯——014

A Romans on a Panama Hat 石濱金作／涂翠花譯——030

站長的少妻 真杉靜枝／涂翠花譯——040

在殖民地邂逅的女人 林芙美子／涂翠花譯——055

熱帶柳的種子 中村地平／涂翠花譯——064

野蠻人 大鹿卓／蔡建鑫譯——075

台灣行 佐佐木一夫／涂翠花譯——122

抗議 中山侑／涂翠花譯——154

番婦羅婆的故事 坂口禔子／蔡建鑫譯——176

消失的房子 日影丈吉／涂翠花譯——209

解題：帝國下的青春大夢與自我放逐 楊智景——234

附錄：戰前日本內地作家殖民地台灣書寫作品目錄（一八九五—一九四四） 楊智景——275

編後記 黃英哲——285

序

王德威

二〇〇四年的夏天，黃英哲教授與我同在蘇州大學參加一項國際會議「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席間我就著會議主題——跨地域、文化、語言的往來和對話——向黃教授請教：台灣殖民時期的日本作家是如何想像、書寫台灣的？如果當時日本政界、學界已經形成龐大的台灣論述，文學作家是否也有對應的聲音？

黃教授是台灣文學專家，在日本教學有年，當下回答：二十世紀初期以來，書寫台灣的日本作家其實大有人在，而且題材形式非常多樣化。

但何以在台灣，我們所見日本作家以台灣為題材的作品是如此有限呢？

我的問題來自如下的困惑。這幾年台灣研究當紅，殖民時期的台籍作家名氣不論大小，都已經上了封神榜。相形之下，日本作家如何看待台灣的議題似乎乏人問津。這也許和語言訓練、國族文學範疇的限制有關，但也顯示了我們觀察台灣文學的殖民和後殖民經驗時所面臨的盲點。在老中青各代哈日或離日的情結交錯下，「日本」每每被抽象化符號化，要不成為一種誘惑，就是成為一種壓力。我們似乎缺乏同樣的好奇來探問，在日本殖民台灣的同

時，台灣如何浮現於日本的地表，影響日本的社會知識和日常生活實踐？如果我們不能，或不願，接近日本想像中台灣複雜的面貌，我們又如何解構日本殖民主義的幽靈？

比起歷史、社會和人類學學者，我以為從事文學研究者更有立場來回應以上的問題。出入史料和虛構、田野調查和文本細讀之間，我們對殖民者患得患失的欲望，或被殖民者愛恨交織的「感情結構」，可以作出細膩的觀照。畢竟，沒有了文學材料的支撐，又如何談「異國情調」、談「文化霸權」和「嘲仿」、「想像的共同體」這些晚近後殖民理論？

那次蘇州會議最大的收穫，竟是我與黃教授取得了一致的共識；我們覺得與其空談認識日本作家的台灣書寫的必要性，不如以實際的作品翻譯提供這一議題的討論平台。但從坐而言到起而行不是易事。無論在語言和知識方面我都是十足外行，黃教授於是必須獨挑大梁。他結合日本、台灣和美國的學者和譯者，從上百篇作品裡挑選最具代表性的文字，從翻譯到校訂，費時三年，才有這本選集的問世。謂此書為黃教授的心血結晶，應非過譽。



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台灣，是為明治維新政權的第一個殖民地。就在台灣士紳百姓掙扎接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同時，日本上下也學著摸索這個「南方之島」的奧祕。早期有關台灣

的紀錄，多出自軍人、探險家，或人類學者之手，如森鷗外的〈徂征日記〉、久留島武彥的〈番地橫斷記〉、鳥居龍藏的〈台灣中央山脈橫斷〉等。在文學方面，自一八九七年以尾崎紅葉的〈多情多恨〉以後，德富蘆花、田山花袋、森鷗外、夏目漱石等作家先後開始將台灣納入他們的題材。除了森鷗外以外，多數作者其實沒有實際旅行台灣的經驗，但是帝國的欲望已經深入作家的創作意識；他們呼喚這座島嶼，使之成為文學敘事——以及國家敘事——的部分。

一九二〇年，大正時期的重要作家佐藤春夫（一八九二—一九六四）來到台灣旅行，深為島上所見而傾倒，因寫出一系列小說及隨筆。著名的〈女誠扇綺譚〉（一九二五）融合地方色彩、愛情故事、鬼魅傳奇，一時風靡日本讀者。這類風格到了西川滿（一九〇八—一九九九）筆下達到顛峰。西川滿三歲來台，日後廁身台灣文學界，曾產生重大影響。戰後當他被遣返日本時，西川滿已前後在台灣待了三十六年。佐藤春夫只是台灣的過客，而西川滿則視台灣為第二故鄉。佐藤的台灣紀行充滿浮光掠影的憧憬，而西川滿要窮一生之力裝飾、崇拜這個憧憬，甚至有了密教意味。兩人的經驗極其不同，但他們的台灣書寫卻有奇妙的對話：亞熱帶的島嶼，光影爛漫的異鄉，風情萬種的殖民地。

佐藤和西川這類日本作家的「南方憧憬」是台灣歷史經驗的重要現象。放大眼光，這也是十九世紀以來世界殖民風潮的遠東抽樣。殖民地書寫是一個奇異的文類，雜糅了民族誌學

的獵奇採風，現實主義的地方色彩，還有難以名狀的欲望情事——「異國情調」是殖民者遠征的動力，也可能是一種陷溺的誘惑。正如詩人批評家野田宇太郎（一九〇九—一九八四）提醒我們的，日文的「異國情調」一詞直到一九〇七年左右才通用開來。儘管「異國情調」代表二十世紀初文化人對異國和新奇事物的詩意呈現，它的恰恰在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一九〇五）爆發後開始流行，卻不禁令我們思考它的政治涵義。尤其是當「異國情調」運用到令人拜倒而又永遠等著被占有的台灣——她不是一塊清純的處女地就是一座頹廢的溫柔鄉，這個詞就帶出歐洲帝國主義定義下的「異國情調」的回音了。

這一時期的批評家島田謹二（一九〇一—一九九三）也曾提出「外地文學論」。強調相對於日本本土的「內地文學」，創作者有理由經營異國情調，烘托帝國「內」、「外」的地理風俗差異。如此，佐藤春夫和西川滿的作品，陰森幽麗，撩人遐想，顯然符合了「外地文學」的特色。台灣的魅惑原本可能出於想像，久而久之，竟可成為想當然耳的現實。內與外，文明與幻魅，殖民與被殖民的欲望權力舞台，於焉裝置完成。



佐藤春夫和西川滿的作品已有相當數量翻譯成中文，故本書不再收入。但這兩位作家

的作品畢竟只是大量日文台灣寫作的抽樣，難以以偏概全。我們更有興趣介紹的是：佐藤和西川以外的日本作家，如何創造出多元的台灣印象？《華麗島的冒險》精選了十篇作品，創作的時間橫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創作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日本殖民統治全盛時期的二、三〇年代，以迄日本戰敗、撤離台灣的四〇年代中期。閱讀這些作品，我們不禁驚異「台灣」做為政治、種族、經濟、階級，甚至性別符號，如何滲入日本的文學創作意識，激發出種種形象。台灣不必總是以一則豔異的傳奇出現在讀者眼前。不同陣營、風格的作家——從新感覺派到社會主義——可以營造出不同的台灣。

於是，在那帝國疆域的南方，台灣是「內地」自我放逐者的棄地，也是有志打天下者的機會之島。是欲望投閒置散的淵藪，也是欲望繁殖糾葛的溫床。是殖民資本主義次等生產的工廠，也是衝破階級樊籬、改造社會關係的試驗所。台灣是女性，既充滿蓬勃天真的生氣，也不乏墮落頹靡的種子；台灣也是男性，既激發出日本已不復得見的「原始的激情」，也映照遊子戍客悵然若失的情懷。無論如何，因為台灣，日本作家得以重新審視「內地」，以及內心，變動不居的風景。而這風景與日本現代性的體驗，從野心到挫折，息息相關。

這些作家筆下的台灣，又呈現什麼樣的面貌？台灣潮濕燠熱，每每讓初抵島上的日本人難以消受。在島嶼的南端，中國廢城和水稻田後的遠方，南中國海的波濤日夜撞擊，一聲火車的鳴笛打破了寂靜的鄉村生活（站長的少妻）。在大稻埕鬧市裡，本島和內地的摩登文人

興興轟轟的籌組新劇演出，觥籌交錯的西餐間傳來〈波麗路〉的樂聲（抗議）。在中部霧社的山區裡，「野蠻人」的突襲一觸即發，日本警察隨時待命圍剿（野蠻人）。在艋舺龍山寺旁，櫛比鱗次的店面作坊依然幽幽的經營老派生意（消失的房子）。台灣的人情風物多半是被觀察的對象，或權充對話的「影像」。但誰知道呢，在那貌似馴順的表面下，總似乎有些不安的騷動，被殖民者反撲的威脅隱隱存在……。

這十篇作品中有兩項主題最為值得注意：一為殖民地上女性與女性的邂逅；一為原鄉與異鄉情結的交錯。真杉靜枝、林芙美子、坂口禊子、中村地平四位作家或從敘事者、或從故事人物的角度觀察殖民地的女性——日本人，或是漢人，或是原住民——的生涯。〈站長的少妻〉幾乎是個台灣版的《包法利夫人》故事，寫一個年輕日本主婦苦悶的異地生活和短暫的浪漫幻想。〈在殖民地邂逅的女人〉則突出一位訪台日本女作家和一位流落台灣的日本婦人間偶然的對話和感觸。到了〈番婦羅婆的故事〉，做為主人翁的番婦羅婆是霧社事件後的倖存者，經由她的口述，霧社事件的血淚片段重新被托出，而聽眾是位日本女性。〈熱帶柳的種子〉則以日本移民女性的寂寞空虛對照台灣女子的生機蓬勃。值得深思的是，四位作者都藉著兩位女性敘事聲音或人物，襯托筆下「台灣」或「日本」的雙重座標、雙重身分，從而使他們的故事變得意義豐富起來。真杉靜枝、林芙美子、坂口禊子以女性作家來抒寫女性的殖民經驗，尤其為國族、階級與性別的話題，投下精采變數。

另一部分的作品顯示，殖民國的作家對殖民地的嚮往或恐懼其來有自，而且未嘗或已。

早期新感覺派的鈴木彥次郎的〈和影像對話〉虛擬台灣做為欲望投射的目標，或逃避現實的藉口。石濱金作的〈A Romans on a Panama Hat〉則以台灣仿冒生產的一個美洲殖民地的商品——巴拿馬帽，諷刺日本現代主體自我裝扮時的難以自主。「台灣」在兩篇小說中只是輕輕帶過的一個印象，一件商品，卻都擊中故事的要害。同樣的日本主體定位問題到了大鹿卓的〈野蠻人〉裡有了大逆轉。蒼茫的台灣高山，桀驁不馴的原住民，燃起了故事中日本青年的「尋根」熱情。他的原鄉竟是坐落在異鄉的深處。我曾提出，「鄉愁」往往可能和「異域風情」一同出現，因為兩者都依賴神話學和心理學的「錯置」(displacement)原則，意味主體借用敘事機制或行動企圖重新定位、掌握去而不返、或難以言傳的事物。但錯置的敘事或心態也同時反證了那號稱「本源」的事物可望而不可即的失落感。〈野蠻人〉中，日本主人翁認同台灣原住民，企圖加入部落儀式的高潮因此也是個反高潮。他真能變成台灣人麼？與此同時，他的原住民妻子正迫不及待的學做日本人。同樣耐人尋味的是坂口禊子的〈番婦羅婆的故事〉，在其中日本女性敘事者探訪番婦羅婆的血淚往事，她的動機不無同情，卻在番婦嘲弄反覆的說法裡，暴露自己做為殖民者的尷尬立場。

「住在殖民地，我們的心往往是空虛的」，中村地平在〈熱帶柳的種子〉有感而發。對這些日本作家而言，書寫殖民地，他們的心往往也是空虛的麼？這空虛又要如何填補？

一九二四年，鈴木彥次郎〈和影像對話〉裡，殖民地是那不可捉摸的幻影。到了一九六三年，曾經隨軍駐留台灣的日影丈吉寫出〈消失的房子〉，回憶日本戰敗撤退時，殖民地依然是個謎樣的地方。故事環繞一幢一夜消失的鬼屋做文章，卻道盡日軍撤退期間的狼狽無知，和台灣民情的深不可測。五十年的佔領到底是「空虛的」。所謂的殖民主義也許不過就是一場殖民者荒唐的異國情調之夢？一次「華麗島」的冒險？

從〈和影像對話〉到〈消失的房子〉，這本選集的十篇故事始於一個從未踏上台灣土地者的虛擬幻象，終於一個從台灣撤退的軍人的懸疑回憶。但在兩者之間，殖民和被殖民者所共同經歷的齟齬曖昧、暴力衝突卻不是幻象，也不應該從歷史記憶裡消失。在這層意義上，這本選集恰恰見證了一段日本殖民者的台灣紀事。



黃英哲教授是《華麗島的冒險》的催生者，本書的主編者理應由他「領銜主演」。但黃教授謙沖多禮，像日本人一樣客氣而堅持的退居次位。多次磋商不果之後，我只能以這篇短序說明編輯原委，並再度表明我個人掛名編者的惶恐之情。但無論如何，我們兩人都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也希望藉此喚起對殖民時期文學更多方位的閱讀和研究。

除黃英哲教授外，日本橫濱國立大學的垂水千惠教授也積極參與本書作品的編選，功不可沒。本書的譯者分別為涂翠花女士和蔡建鑫先生。涂女士是日本筑波大學文學碩士、專業譯者，她的譯筆流暢典雅，早已有口皆碑。建鑫則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也是我的學生，專攻殖民時期台灣、日本與中國文學，現任教於德州奧斯汀分校東亞系。他的傑出表現讓我深以為榮。特別應該一提的是楊智景小姐。楊小姐是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博士，現任教於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她應黃英哲教授之請編纂了日本文學有關台灣經驗書寫的目錄，同時也寫下〈帝國下的青春大夢與自我放逐〉一文，介紹本書十篇作品的作者和文本。楊小姐的解說極其詳盡精采，我個人也受益匪淺。參與此書的製作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驗，我謹在此向這些學者專家敬致謝意。同時也感謝麥田出版公司的全力支持。

和影像對話

鈴木彦次郎¹

1

右腳痛——我好累。一個月不見的東京燈火，投下虛幻的亮光，使我心中一團亂。

拜訪友人。可是聽說新田忙著春陽會²的參展作品，瀨峯也為了贊助者倉橋的肖像而忙壞了。聽說他們都工作得很起勁，這種話只是讓我更覺得無力——於是，一個月沒來東京的我無處可去，在坡道中央停住腳。從剛才開始，已經來回走了三次的神樂坂³。晚上七點的歲末——走路，趕路，人潮非常擁擠——不過，那位可以伸手借錢的松山先生，據說今晚去橫濱了，他紅通通的臉不會經過這裡。在牛込⁴會館二樓的窗戶一字排開來，煞是壯觀的俯視臉孔，和反映在櫥窗上的許多變形的臉孔——觀察每一張臉，來往的臉孔都很愉快呢。

這陣子，我看同一個人的臉看太久了。

「八枝子」——我蹲下來，點起香菸。

2

今年的春天時分——

「去台灣吧。」

「為什麼？」

「日子比較好過。我們在一起生活，住東京太辛苦了。」

「——」

「我的工作不一定要在東京做。」

「可是像新田和瀨峯那樣……」

「他們運氣好，也比較善於交際應酬。我啊，缺乏那種才能，再加上有點出師不利。」

1 鈴木彥次郎（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小說家，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和川端康成是同班同學（大學預科三年，大學二年）。一九二一年與川端康成等人發行第六次《新思潮》，一九二四年成為「新感覺派」雜誌《文藝時代》同人。後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興起，轉向左翼文學。

2 春陽會：一九二二年成立的美術團體。

3 神樂坂：位於東京新宿區、千代區、文京區交接點。本來是坡道名，在明治時代是有名的花柳街，曾經留下許多有名的作家、畫家、音樂家等藝文界人士的足跡。現在則是地名。

4 牛込：東京市區名，多台地、坡道，神樂坂就是其中之一。